

人称指示语的人际语用身份构建

——以英美领导人就职演讲为例

张晓燕

(集美大学诚毅学院 外语系, 福建 厦门 361021)

[摘要] 以英美领导人的就职演说政治话语为语料,从人际关系、人际情态和人际评价视角分析其人称指示语的使用与身份构建的关系。结果发现,英美两国领导人就职演讲中人称指示语的使用呈正相关,第一人称和第三人称使用频次较多,特别是第一人称复数的使用最为频繁,能更好地达到语用移情的效果,实施积极礼貌策略。在身份建构方面,人称指示语的使用遵循站位原则、指示原则、交互原则,呈现如下特点:(1)在人际关系建构方面,第一人称单复数指示语间相互转化,同一指示语会呈现不同的指称意义,自称指示手段积极维护内群体身份。(2)在人际情态方面,领导者在人称指示语上多使用近距全指表达趋同情感,且多与责任型情态动词搭配。(3)在人际关系评价方面,领导者会根据自己的多重身份,积极维护交际双方的素质面子和身份面子管理。

[关键词] 人际语用; 人称指示语; 身份构建

[中图分类号] H 31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889X (2025) 01-0100-10

一、引言

身份构建是国际语用学界的研究热点^[1-2]。人们通过话语来选择、彰显、认同、建构某种特定身份。政治话语属于在政治实践活动中特定机构身份的参与者所设计的、具有明确目标的、在特定政治场所或制度下发生的话语。以往政治话语中的语用身份构建研究文献数量不多,话题更多集中在谓语和人称代词的称谓上^[3-6],较少以人际语用学为视角从微观层面分析政治身份建构问题。陈新仁认为,在各种语法范畴中,最能典型地指示交际身份的范畴是人称代词,交际者通过特定人称代词的选择可以建构彼此的身份关系^{[7]52}。领导人就职演说是一种具有其自身特点的机构性政治话语,权力、地位等具体上下文因素,都会制约语言形式的选择。总统/首相作为国家领导人,在用言语传递信息的同时,也在进行相关的社会

活动,构建自己的社会身份。本研究从人际语用学视角出发,探讨英美政治领导人就职演讲中人称指示语的使用对领导人语用身份建构的作用。

二、文献综述

(一) 语用视角下的政治话语

目前,政治话语研究主要从话语、修辞、传播研究、文化等4个角度分析^[8]。其中话语分析研究多从批评话语、认知隐喻的角度来探讨政治领导者对语言的运用获得的权力,分析政治家是如何预设话题,运用话语策略以及实现话题和策略的语言手段来为自己预设的话题及其政治价值“制造同意”^[9-10]。随着多学科融合趋势的到来,更多学者开始从语用视角阐释政治话语,在原本的批评话语分析基础上融入语用学分析原理^[11-15]。如,Chilton 基于关联顺应理论阐释政治概念隐喻背后的认知^[16];

[收稿日期] 2023-06-05

[作者简介] 张晓燕(1982—),女,福建厦门人,副教授,硕士,主要从事语用学、语料库语言学及多模态话语分析研究。

支永碧从语用预设视角对政治话语名词化进行的批判性分析^[17]；孙玉华等从言语行为来研究政治语言^[18]；卡达尔提出（不）礼貌仪式规程观探究政治话语与社会的互动关系^[19]；刘风光等甚至提出了认知批评语用理论分析框架，认为其有助于政治话语研究^[15]。近几年，在语用学阐释上，学者更多地关注语境中意图、话语参与者、情境等因素的语用学因素，进一步挖掘政治话语中的意识形态^[15]。如，探究政治语篇中的不礼貌现象、从伦理语用视角对比研究中美政治谴责言语行为、从文化语用为切入点考察其对美国政治话语的影响^[20-22]。正是由于政治话语是一种具有“很强的目的性、明确的参与者、多样的体裁形式”^[23]，因此，语境中意图、话语参与者、情境等因素成为挖掘政治话语中的意识形态的重要方面^[14]。总统演讲作为政治语篇的主要形式之一，通常具有一定的交际意向^[24]。政治交际主体通常借助话语中的意义潜势来表达人际意义，在对听众产生影响的同时实现了某种人际功能，最终达到政治交际目的。因此，就职演讲语境中的特殊人际关系、人际情态和人际评价与发话者身份构建问题也成为本研究的重点。

（二）人际语用视角下的身份构建理据

在身份构建与人际语用的交叉研究方面，国外学者们主要从话语角度聚焦理论方法、特定话语的身份构建、网络交际下的身份构建这3个方面来探究身份构建及其人际语用关系^[25-28]。国内学者在秉承国际研究趋势的同时，在近几年的研究中更多地是探讨多元身份在特殊语境下与人际关系和情态管理的人际语用方面的建构问题。其中，李成团等较早对人际语用视角下的身份建构开展了全面、系统的理论和实证研究，其基于前人的相关研究分析了职业身份构建与人际关系构建、人际情态表达及人际评价等方面的多维关系，阐释了论辩语境下的身份构建的人际语用制约，并揭示职

业身份建构在互动交往中人际关系的语用理据和行为表现^[29-31]。李成团等认为会话者会遵循站位原则、指示原则、交互原则来进行身份构建，并在人际关系建构、人际情态与人际评价三者之间相互影响、相互作用^[31]。其中，“站位原则”（positionality principle）认为，会话者可以通过站位在交际中表达评价、情感与认知倾向，将自我定位为与他人不同特征的群体^[31]。这里的站位，Field认为它可以反映会话人的情感倾向或认知倾向，是一种语言成分与上下文之间的语用关系^[32]。冉永平将其称为语用视点，指说话人站在何种角度说话，是说话人对听话人、某事/某物或命题内容所附带的态度、情感、立场以及认识趋向^[33]。因此，交际中的说话者势必将其语用视点通过语言选择直接或间接地标识出来。而政治领导人在其演讲中的人称指示语也可以直接体现或隐含交际话语者的语用视点。对于指示原则，Bucholtz等认为，它是身份构建的机制，指示性是用语言形式来构建身份定位的方式，其指示意义更需要在具体的交互语境中考察^[34]。本研究借鉴其研究框架，从人际关系建构、人际情态表达与人际关系评价3个领域来探讨就职演讲中领导者人称指示语的身份构建问题（见图1）。就职演讲语境必然会形成特殊的人际关系网络（比如合作关系）、人际情态表现及人际效果评价，而政治领导者则利用各种立场、角色定位和视角站位，在演讲语境中反映相应的人际关系，形成特定的人际语用身份构建。此外，政治领导者还会依照即时语境传达出对他人的身份、视角站位等对应的正负情态（趋同移情与趋异离情），进而从个人、社会、交际视角来驱动互动中的身份建构。在此动态交际的过程中，人际关系得到维护或破坏，互动双方的素质面子、身份面子等会被触碰，进而产生对交往参与者礼貌或不礼貌的人际关系评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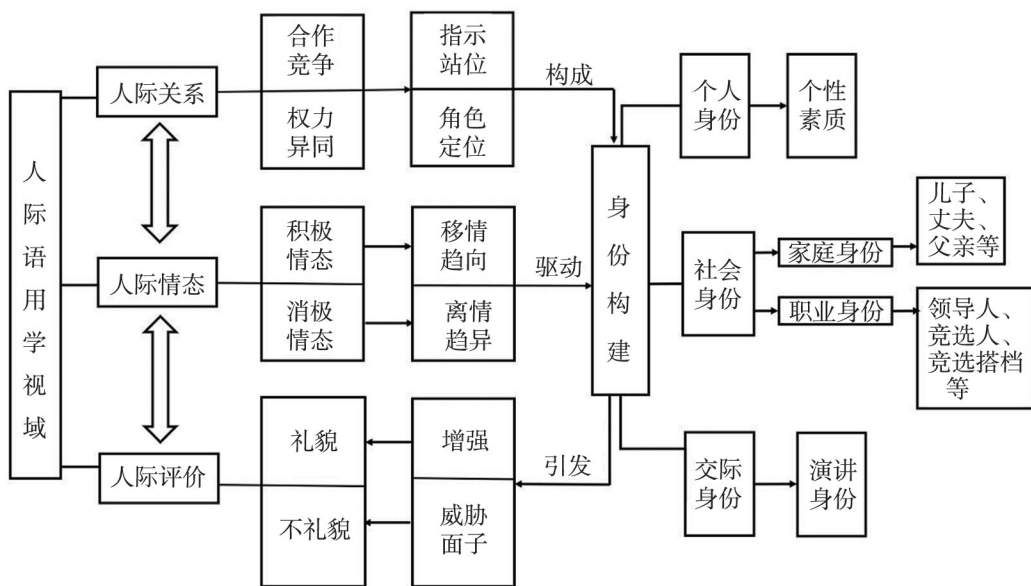


图1 人际语用学视域下的政治领导人身份构建语用理据及其行为表现

(三) 人称指示语与身份构建的语用相关研究

代词作为指称的一种,有学者将其作为身份标记的手段^[35-36]。Fina认为,人称代词和物主代词可以用来实施身份建构^[37],所以人称代词和物主代词与身份建构有着密切的关系。人称指示语在建立人际关系、标记人际亲疏度、构建交际者身份方面有着重要功能。也有不少探讨二者的相关研究,在语用方面,冉永平从语用视点的角度认为视角选择涉及人际关系的表达、适应与顺应^[33];李成团认为说话人在间接陈述中的指示语变换有利于定位自己和建构个人身份,符合顺应礼貌原则^[38]。他们的研究也从语用角度支持了人称指示语的身份建构说。然而,正如袁周敏所言,并非是代词本身能够标识身份,而是其所引导的话语能够指示出说话人的身份类别,从而建构了某种语用身份^[39]。因此,本研究从人际语用学角度,通过语料库检索,探讨人称指示语在领导者就职演讲中如何引导话语进而建构领导者身份。

三、研究设计

(一) 语料搜集

本研究中的语料为自建的英美国家领导人的

就职演讲,选自英美(英国1997—2022年、美国1993—2021年)领导人的就职演讲16篇,共21 871个形符,3 134个类符。其中,英国首相就职演讲8篇,5 825个形符,1 230个类符;美国总统就职演讲8篇,16 046个形符,2 638个类符。

(二) 研究方法 with 问题

本研究采用语料库检索法和语义-语用层面定性分析法,通过语料检索软件AntConc3.3.5w统计相关词频,了解西方领导人就职演讲中人称指示语的使用情况,再利用人际语用学原理从语言内部视角观察分析人称指示语与身份构建的关系。试回答2个问题:(1)英美领导人就职演说中人称指示语的使用有哪些特点?(2)在人际语用的视角下,人称指示语的使用是如何构建领导者身份的?

四、语料分析

(一) 人称指示语的使用情况

Microop认为研究身份建构并不仅仅局限于人称代词,还需要对所有格形式加以研究^[40]。因此,本研究的人称指示语主要包括人称代词和物主代词。各类人称指示语使用频次经AntConc3.3.5w软件统计(见表1)。

表 1 英美领导人就职演讲中人称指示语使用频次表

人称	人称指代词	频次		合计
		美国	英国	
第一人称	I/me/my/ mine/myself	145	186	331
	we/us/our/ ours/ourselves	1 048	229	1 277
第二人称	you/your/yours	120	77	197
	it/its	144	57	201
第三人称	he/she/him/his/her/hers	30	21	51
	they/them /their/theirs	137	42	179
合计		1 624	612	2 236

人称指示语共计 2 236 频次，总体来说，英美两国领导人在人称指示语的使用趋势是类似的，计算得出二者之间的相关系数 $R = 0.69$ ，说明二者在人称指示语的使用上呈正相关（见图 2）。其中第一人称使用达 1 608 次（美英两国领导人使用第一人称单数分别是 145、186 次，第一人称复数分别是 1 048、229 次）；第三人称使用次之，总计达到 431 次；最后是第二人称的使用，总计为 197 次。

1. 从使用频次的统计上看，第一人称使用频次最高。王天华认为，第一人称表达成为一种加强受话者参与的修辞手段，表现出亲密友爱的语用移情效果，从而更好地达到说话者预期的语用蕴涵效果^[41]。其中，第一人称复数在两国领

导人演讲中使用最频繁；也有研究认为，相较第二和第三人称复数指称，第一人称复数指称传达的会话双方的心理距离最近^[39,42]。Brown 等也认为指代交际双方的“we”属于积极礼貌策略的一种^[43]。当然，积极礼貌策略是达到身份建构的一种手段。这种积极礼貌策略会带来某种礼貌评价，进而建构说话人/说话人机构的高权势社会特征^[44-45]。研究发现，美国政治领导人在其演讲中尽量避免使用强势人称指称 I，如 Trump 和 Obama 的演讲，而多使用第一人称复数。英国政治领导人在第一人称复数的使用比例上没有美国的高，且第一人称单数使用频数比例相对较高。这点与英国是君主立宪制国家、其首相就职演讲中相对弱化其领导身份、凸显个人身份有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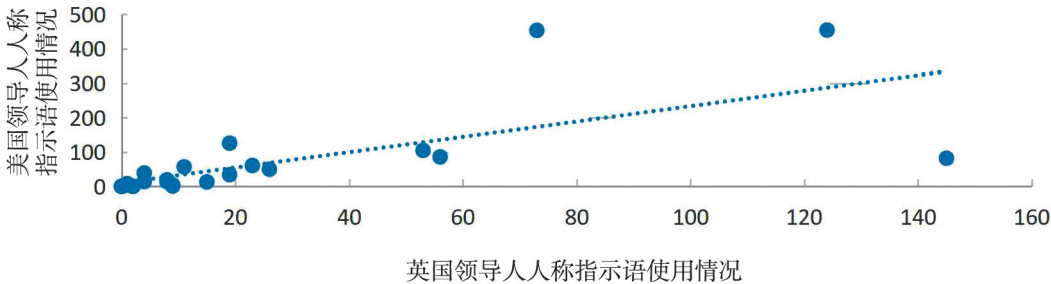


图 2 英美两国领导人人称指示语使用散点图

2. 第二高频使用的是第三人称，多达 431 次。有研究认为，第三人称指示语要比第二人称指示语体现的社交距离大、亲密程度低^[46-47]。然而，在本研究语料中，第三人称中高频使用的是 it/its（201 次）、they/their/them/their/theirs（179 次）。其中 it 多放在句首当形式主语，如

例 1、例 2，而 they/their/them/their/theirs 则大部分指本国民众，如例 3。第三人称叙述可以以旁观者的身份更客观、更真实真切地描述，更具说服力，进而使听众产生共鸣。

S1: ...Because if there is one point we politicians need to remember it is that the people are our

bosses. (Johnson, 2019)

S2: But I believe it's also something else. It's about being honest about what government can achieve. (Cameron, 2010)

S3: I understand they worry about their jobs. (Biden, 2021)

3. 第三高频使用的是第二人称。第二人称在言语行为中, 指称与说话人相对的听话人, 多指非指令性指称, 例如:

S4: That I can promise you. (Tony, 1997)

S5: And I pledge this to you: I will be a president for all Americans—all Americans. (Biden, 2021)

演说中的“you”多指现场听众, 也即本国公民, 不具有指令性的作用, 反而更直接、自然和亲切, 强化了听话一方的主人翁意识, 有一定的抒情及呼告效果, 可以加强感染力。例4的“I can promise you”中“you”的语用功能是将听众拉进现场, 直指听众便是其承诺的对象。

(二) 人际语用原则视角下人称指代与政治领导人身份构建

1. 人际关系建构下的人称指代与身份构建。交际者的地位、亲疏关系、角色、权力与义务等社会关联都会影响交际互动^[31, 46, 48]。政治领导人作为一种特殊的职业, 其身份构建与人际关系息息相关。政治领导人因其地位与权力等在交际互动中属于强势方, 为了减弱会话者的个人身份和领导者身份, 避免负面消极的人际关系, 使其发言能够收到听众即弱势方的普通民众的接纳和支持, 必定要选择不同的言语形式和策略来构建身份, 进而建立积极和谐的人际关系。具体表现为通过转换人称代词的语用视角来实现交际者地位、亲疏关系和角色的变化。

(1) 第一人称单、复数指示语转化。指示原则是人际语用视角下分析身份建构的重要原则, 会话者可以通过不同的语言指示方式来实现身份构建。不同的语言指示标记可以体现不同的思想意识、群体归属表征、社会角色及其属性、个体与群体站位及组织结构等^[38]。在本研究语料中, 我们发现领导者会利用不同人称代词的转化去构建领导人身份。例如, 就职演说文本大量使用第一人称单数、复数指示语转化实现自称与

他称, 将自称与他称统一起来。

S6: I will take action this day, and action every day. (Truss, 2022)

S7: We shouldn't be daunted by the challenges we face. (Truss, 2022)

在例6中, 英国前首相 Truss 通过明示自我的群体类属的方式, 呈现自我身份, 即用第一人称单数 I 自称, 表达她作为首相个体在就职当日就要采取行动, 且今后都要执行的计划和决心。而在例7中, 她用了第一人称复数 we 将自称和他称合在一起, 指代自己和英国民众, 把个人的站位变成群体的站位, 呼吁全体英国人不应该被面临的挑战吓倒, 要共同面对挑战。

(2) 同一指示语呈现不同的指称意义。同一人称代词也会有指称意义的变化, 进而呈现自我身份的立场。在政治发言中, 会话者经常通过“we”在指称上的变化来呈现自我的身份。本研究用“we/us/our/ours/ourselves”作为关键词, 用软件 AntConc 3.3.5w 统计后并依据该词出现的语境, 发现“we”所指称的内容包括5种情况: 党派(共和党或民主党); 国家机构; 国家; 共指英国/美国公民; “we”与“have”相连, 具有“there be”的意思。

S8: ...The people who bet against Britain are going to lose their shirts because we are going to restore trust in our democracy... (Johnson, 2019)

S9: I promise you: we will be judged, you and I, by how we resolve these cascading crises of our era. (Biden, 2021)

S10: We are one nation and their pain is our pain. (Trump, 2017)

S11: The commitments we make to each other through medicare, and medicaid, and social security, these things do not sap our initiative; they strengthen us.^[49] (Obama, 2013)

S12: We have huge reserves of talent, of energy, and determination. (Truss, 2022)

例8的“we”指代保守党; 例9的“we”指代包括总统在内的美国公民; 例10的“we”指代美国; 例11的“we”指国家机构; 例12的“we”与“have”连用, 表“有”之意。

(3) 自称指示手段强调并积极维护内群体

身份。交互原则旨在从听话者理解的角度分析身份构建,强调身份构建的人际交互性^[50]。身份构建是一种交互关系的现象,说话者在交际主体之间的相似与差异、真实与虚假等关系中构建身份。在互动交际中会话者经常会竭力维护自我积极的内群体身份,而在总统演讲中,会话者积极强调自己与听话者近似的身份特征,即作为本国公民的内群体身份,让听众喜欢自己。

S13: You and I, as citizens, have the power to set this country's course.^[49] (Obama, 2013)

S14: I give you my word. I will always level with you. (Biden, 2021)

在例13中,Obama通过自我类属的指示手段,将第二人称you和第一人称I并列使用,凸显自己作为公民的身份,进而强调总统和民众的相似性而非差异性,认可其内群体身份以显示自己的趋同倾向。而例14中,Biden也是使用第一人称单数,以个人身份做出一种表态和承诺,将会和民众平起平坐。这些都是发话者从听话者理解角度考虑,变换人称代词的指代来进行身份构建。他们尽量维护内群体关系,凸显自己与听话者的同一群体身份。

2. 人际情态视角下的人称指代与身份构建。

(1) 多使用近距全指表达趋同情感。Bucholtz认为会话者可以通过站位在交际中表达评价、情感与认知倾向,将自我与他人定位为具有不同身份特征的群体^[34]。演讲中最高频使用的是“we”,占了所有人称指代词使用的60.2%。领导者常用“we”表示近距全指,既包含领导者本人,也包括所在国民众,表明与民众相同的态度和立场。用“he、she、it、they”等第三人称表远距特指,表达情感上的趋异。因此,站位原则可以分析会话双方对自我及他人群体的趋同/异的情感依附。会话者可以通过趋同的情感依附来搭建双方共识,在对方已有形象的基础上构建自己的形象,也可通过趋异构建己方形象、否认对方形象。

S15: We, the citizens of America, are now joined in a great national effort to rebuild our country and restore its promise for all of our people.^[49]

(Trump, 2017)

S16: Their victories have not been your victories. Their triumphs have not been your triumphs.^[49] (Trump, 2017)

例15中,Trump用第一人称复数“we”指代美国公民,将自己站位在美国公民的群体中,有利于拉近双方心理距离,呼吁大家团结一致,加入总统执政党,努力参加国家建设。而例16则用“they”和“you”2个人称代词的趋异构建己方、否认对方,营造出2种不同的群体。“they”指那一小撮不为美国民众考虑的政客,“you”指美国民众。通过“their victories”和“your victories”、“their triumphs”和“your triumphs”的人称指代表明双方的差异性。

(2) 人称指示语多与责任型情态动词搭配。情态表达不仅能建立、维护与改变人际关系,还能驱动、增强或减弱会话者的个人身份和社会身份^[31]。积极的情态势必会产生移情趋同的作用,消极情态则有离情趋异的效果。对责任型情态的研究有助于理解人们是如何表达人际意义的。比如,人际关系中的权力、团结、社会角色、判断和态度等,也能揭示出句子中的价值观和意识形态^{[51]25}。在就职演讲中,政治领导人旨在对其就职这一政治事件阐述自己的观点、表达自己的政治主张,并获得民众支持。研究发现,领导者将人称指示语配与大量中高量值情态动词,表达出自己对所发表的提议的肯定态度,既确立权力地位,又平衡与听众的地位差异,进而构建自己的领导者身份。在AntConc3.3.5w检索栏里观察发现,就职演讲中的人称代词多与will、must等表达强烈情感的中高情态量值的情态动词相连,较少与表虚拟的情态动词(would、could、should、might)相接(见表2)。其中,共现率最高的是will,高达139次。此外,后接动词多有:make... strong/wealthy/proud/safe/great、make sure、fight、take action、be ready、build、bring,这些动词短语连同情态动词一起主要起到表达一种计划、期许、激励、行动以及对美好未来的憧憬的语气。

表 2 情态动词的使用频次

情态量值	情态动词	频次	接续动词	情态动词	频次	接续动词
高情态量值	must	78	confront, meet, reject, end, set aside, etc.	need to	7	equip, work, reduce, etc.
	has to/ have to	8	be, wait, change, face	is to	13	serve, protect, make sure, rebuild, etc.
中情态量值	will	286	make, pursue, drive reform, defeat, fight, repair, etc.	shall	11	be, write, overcome, replace, reveal
	would	12	say, betray, do, agree, etc.	should	10	be, make, be able to
低情态量值	may	21	endure, protect, deny, face, etc.	might	5	sound, have been, become
	can	99	do, make, rebuild, become, overcome, etc.	could	5	use, survive, have

S17: To renew America, we must revitalize our democracy. (Clinton, 1993)

S18: We must take everyone through with us on some of the difficult decisions that we have ahead. (Cameron, 2010)

S19: I have every confidence that in 99 days' time we will have cracked it... (Johnson, 2019)

在例 17 - 19 中，领导人用人称指示语接续中高情态量值的情态动词，实施了与其身份相称的一些言语行为，如发出号召（Clinton）、提出要求（Cameron）、提出计划（Johnson）。

在西方领导者演讲中，人称指示语的灵活使用体现内群体（in-group）和外群体（out-group）关系，达到了移情的效果，缩短了双方的心理距离，达到一种心理的趋同；有时通过指示语的一词多义（如第一人称复数 we）体现站位的转化，促进交际双方的亲密程度；有时通过人称代词与高情态量值的情态动词接续使用，有利于激发民众的情感。

3. 人际关系评价下的人称指代与身份构建。如上文所述，语用的移情或离情驱动了政治领导者身份的构建，而身份构建成功则会得到听众的认可和支持，增强礼貌的人际评价。在政治领导人竞选演说中，领导者也要积极维护自己的人际关系。在竞选演说中，特别是就职演说中，演讲者以 I 呈现出多重身份。I 在领导人演讲中的身份包括国家领导者、竞选团队的队友、丈夫、父亲等，这样多重的身份必然匹配对应的人际关系。而为了维护双方的关系，对他人身份的照顾和维护，达到礼貌效果，必然会进行一定的身份面子管理，也就是演讲者会满足他人社会身份面

子，承认或支持他人在群体中的身份或角色。这种管理能引起交际者对人际关系与礼貌的评价。经语料观察发现，演讲中 I 经常匹配的修饰语有 humbled、grateful、pledged，呈现一种比较谦逊、为本国民众服务的形象。另外，I 经常有的一种情感就是感恩，感谢的对象也随着自身的身份变化而变化。而以第二人称 You 来指涉感谢对象。You 能使感情抒发更直接、更方便。You 的不定指功能在具体交际语境中，随着 I 的身份指称变化而变化。You 最常见的指称是本国民众，领导者对选举他的民众表达深切的谢意，感谢民众对自己的信任和支持。以 Biden 在 2020 年的就职演讲为例，一开始就用“Thank you”来表达自己的谢意。此处的“you”指涉的就是首席法官罗伯茨、哈里斯副总统、佩洛西议长、舒默领袖、麦康奈尔领袖、彭斯副总统、各位嘉宾和公民们。此外，Biden 在后面还对两党的前辈（predecessors of both parties）表示谢意，对前任领导者（President Carter）表示敬意，感谢他曾经做过的贡献。而英国首相在就职演说中一般先表达对女王陛下的邀请表示接受，如 Truss 演讲一开始的表达，“I have just been to see Her Majesty the Queen, who has invited me to form a government, and I have accepted.”既是对女王的尊敬，也是对联邦制度的遵从。此外，历届英国领导人也都对前任表达敬意，如 Sunak 用“pay tribute to”对前任 Predecessor Truss 致敬。演讲中，政治领导者都在积极维护交际双方的素质面子和身份面子管理。他们在就职演讲中不忘积极评价他人的个人身份素质或属性（包括外群体竞争对手的能力等），并且承认、肯定他人在内

群体的社会身份或角色（如竞选搭档、竞选队友、家人等），满足他人的社会身份面子。而这一切在人称指代词 I/You 之间的人际身份变化中得以很好的体现，能引起交际者对人际关系礼貌的评价，促成了交际者社会身份的构建。

五、结 语

研究发现，英美领导者在就职演说中人称指示语的使用趋势是类似的，使用上呈正相关。为更好地表达语用移情效果，都高频使用第一人称，特别是第一人称复数形式，呈现出积极礼貌语用策略。由于政治领导人的特殊地位、角色和权力关系，他们通过转换人称指代的语用视角来实现角色和身份的变换，构建政治领导人的多重身份。在人际关系上，领导者常采用的方式有转换第一人称单复数，将自称与他称统一起来；使用具有不同指称意义的同一指示语，进而呈现自我身份的不同立场；使用自称指示手段以强调并积极维护内群体身份。在人际情态方面，演讲中多使用近距全指来表达一种趋同的情感。此外，人称指示语多与责任型情态动词搭配，进而驱动、增强领导人的个人身份和社会身份。在人际关系评价方面，本研究还发现领导者会根据自己的多重身份，使用礼貌策略和身份面子管理策略来积极维护他人的身份面子和素质面子，进而取得和谐的人际关系，促成领导者的身份构建。

总之，本研究以西方政治领导者的就职演说为语料，从人际语用学视角分析西方政治领导人在就职演讲中遵循站位原则、指示原则、交互原则来进行身份构建，即领导者会根据即时语境和表达需要，利用各种视角站位与角色定位，在人称指示语的使用上传达出对他人身份、视角站位等相应的积极或消极情态（趋同移情与趋异离情），进而驱动互动中的身份建构（包括个人、社会、交际身份）。此外，本研究还分析了其中的人际语用学理据。在就职演讲中，人际关系构成领导者身份的构建，积极或消极的人际情态则会驱动身份的构建，最后引发礼貌或不礼貌的人际评价。领导者为了形成较为和谐、合作的人际关系，利用人称指示语的自我中心转移来达到积极的趋同情态，进而驱动互动中的身份建构（包

括个人、社会、交际身份）。在相对静态的单方面输出的政治就职话语中又蕴含着动态的交互，演讲过程中政治领导者善于使用人称指代语，进一步维护人际关系和交际双方的身份面子，产生和谐的人际关系评价。本研究不足之处是语料较少，未来研究还可以再扩大语料，并将多模态分析方法介入到人称指示语与身份构建关系研究上。

〔参考文献〕

- [1] LOCHER M A. Situated impoliteness: The interface between relational work and identity construction [C] // DAVIES B, HAUGH M, MERRISON A, eds. Situated politeness. London: Continuum, 2011: 187.
- [2] HAUGH M, CHANG W M, KÁDÁR D Z. "Doing deference": Identities and relational practices in Chinese online boards [J]. Pragmatics, 2015, 25(1): 73-98.
- [3] KUO S H. From solidarity to antagonism: The uses of the second-person singular pronoun in Chinese political discourse [J]. Text, 2002, 22(1): 29-55.
- [4] KUO S H. The use of address forms in Chinese political discourse: Analyzing the 1998 Taipei mayoral debates [J]. The Tsing Hua Journal of Chinese Studies, 2004, 33(1): 153-172.
- [5] ALLEN W. Australian political discourse: Pro-nominal choice in campaign speeches [C] // M LAUGHREN, M ILANA, eds. Selected papers from the 2006 conference of the Australian linguistic society, 2007: 1-13.
- [6] 袁周敏. 商务会谈中专家身份建构的指称策略研究 [J]. 外语教学理论与实践, 2020(2): 22-28.
- [7] 陈新仁. 语用身份论：如何用身份话语做事 [M]. 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
- [8] 崔蓬克. 言语行为视角下的政府微博语言研究 [D].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2014.
- [9] LAKOFF R. Talking power: The politics of language in our lives [M]. New York: Basic Books, 1990: 13.
- [10] 胡键. 政治的话语分析范式 [J].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 52(3): 58-69.
- [11] MEY J. Pragmatics: An introduction [M]. London: Blackwell Publisher, 1993.
- [12] KORTA K, PERRY J. Critical pragmatics: An inquiry into reference and communication [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1.

- [13] 陈新仁. 批评语用学视角下的社会用语研究 [M].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13.
- [14] WODAK R. Pragmatics and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A cross-disciplinary inquiry [J]. *Pragmatics & Cognition*, 2007 (1): 203–225.
- [15] 刘风光, 刘诗宇. 政治话语分析的认知批评语用融合路径重塑 [J]. *外国语文*, 2021, 37 (5): 80–88.
- [16] CHILTON P. Analysing political discourse: Theory and practice [M]. London: Routledge, 2004.
- [17] 支永碧. 政治话语名词化语用预设的批评性分析 [J]. *社会科学家*, 2013 (9): 141–147.
- [18] 孙玉华, 彭文钊, 刘宏. 语言的政治 vs 政治的语言: 政治语言学的理论与方法 [J]. *外语与外语教学*, 2015 (1): 1–7.
- [19] KÁDÁR D Z. Politeness, impoliteness and ritual: Maintaining the moral order in interpersonal interaction [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7.
- [20] TRACY K. Facework and (Im) politeness in political exchange [G] // CULPEPER J, HAUGH M, KÁDÁR D Z. *The palgrave handbook of linguistic (Im) politeness*.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UK, 2017: 739–758.
- [21] 刘风光, 石文瑞. 伦理语用学视阈下中美政治谴责言语行为对比研究 [J]. *外国语*, 2022, 45 (3): 71–81.
- [22] 赵鑫, 毛延生. 美国政治话语中的文化理性: 文化语用学视角 [J]. *中国矿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22, 24 (6): 117–128.
- [23] 田海龙. 政治语言研究: 评述与思考 [J]. *外语教学*, 2002 (1): 23–28.
- [24] 郑东升, 刘晓杰. 政治语篇的人际功能: 关于布什话语的个案研究 [J]. *河北师范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0, 33 (5): 75–82.
- [25] MILLER E. Positioning selves, doing relational work and constructing identities in interview talk [J]. *Journal of Politeness Research*, 2013, 9 (1): 75–95.
- [26] BOLANDER B, LOCHER M A. “Peter is a dumb nut”: Status updates and reactions to them as “acts of positioning” in facebook [J]. *Pragmatics*, 2015, 25 (1): 99–122.
- [27] ALDRIN E. Naming, identity and social positioning in teenager’s everyday mobile phone interaction [J]. *Names*, 2018, 67 (3): 30–39.
- [28] KIERNAN P. Language, identity and cycling in the new media age [M].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2018.
- [29] 李成团, 冉永平. 他人身份的隐含否定及其人际和谐的语用取向 [J]. *中国外语*, 2012, 9 (5): 34–40.
- [30] 李成团, 冉永平. 身份构建的人际语用学研究: 现状、原则与议题 [J]. *中国外语*, 2015, 12 (2): 47–54.
- [31] 李成团, 冉永平. 人际语用学视域下争辩会话中的身份构建研究 [J]. *外国语*, 2017, 40 (6): 2–11.
- [32] FIELD M. The role of factive predicates in the indexicalization of stance: A discourse perspective [J]. *Journal of Pragmatics*, 1997, 27 (6): 799–814.
- [33] 冉永平. 指示语选择的语用视点、语用移情与离情 [J]. *外语教学与研究*, 2007 (5): 331–337.
- [34] BUCHOLTZ M, HALL K. Identity and interaction: A sociocultural linguistic approach [J]. *Discourse Studies*, 2005, 7 (4–5): 585–614.
- [35] FAIRCLOUGH N. *Media discourse* [M]. London: Edward Arnold, 1995.
- [36] DYER J, KELLER – COHEN D. The discursive construction of professional self through narratives of personal experience [J]. *Discourse Studies*, 2000, 2 (3): 283–304.
- [37] ANNA D F. Pronominal choice, identity, and solidarity in political discourse [J]. *Text & Talk*, 1995, 15 (3): 379–410.
- [38] 李成团. 指示语选择的视点定位与身份构建 [J]. *外语教学*, 2010, 31 (5): 15–19.
- [39] 袁周敏. 商务会话中专家身份建构的指称策略研究 [J]. *外语教学理论与实践*, 2020 (2): 22–28.
- [40] VAN DE M D. An integrated approach of quantitative and qualitative analysis in the study of identity in speeches [J]. *Discourse & Society*, 2005, 16 (1): 170–130.
- [41] 王天华. 人称指示语的非常规用法及其语用分析 [J]. *学术交流*, 2006 (5): 138–140.
- [42] KAMIO A. English generic we, you, and they: An analysis in terms of territory of information [J]. *Journal of Pragmatics*, 2001, 33 (7): 1111–1124.
- [43] BROWN P, LEVINSON S. *Universals in language usage: Politeness phenomenon* [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7: 127.
- [44] 陈新仁. 身份工作与礼貌评价 [J]. *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 2020, 43 (2): 1–10.
- [45] WEI R. Identity construction in radio – mediated responses to call in complaints [C] // CHEN X. *Politeness*

- liteness phenomena across Chinese genres: A variationist approach. London: Equinox, 1997: 99 – 177.
- [46] HEAD B. Respect in pronominal reference [C] // GREENBERG J, FERGUSON C, MORAVCISK E, eds. *Universal of human language 3: Word structure*.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8: 151 – 211.
- [47] LOCHER M A. Interpersonal pragmatics and its link to (Im) politeness research [J]. *Journal of Pragmatics*, 2015, 86: 5-10.
- [48] SPENCER-OATEY H. Relating at work: Facets, dialectics and face [J]. *Journal of Pragmatics*, 2013, 58 (52): 121 – 137.
- [49] 刘鹏. 奥巴马及特朗普就职演说的隐喻架构分析 [D]. 兰州: 西北师范大学, 2018.
- [50] JOSEPH J. Identity work and facework across linguistic and cultural boundaries [J]. *Journal of Politeness Research*, 2013, 9 (1): 61 – 75.
- [51] 孙启耀, 王宁. 语用身份建构中责任情态的人际意义研究 [M]. 北京: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15.

A Study on the Identity Construction of Personal Deixi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terpersonal Pragmatics: Taking for Example the Inaugural Speeches of British and American Leaders

ZHANG Xiaoyan

(Chengyi College, Jimei University, Xiamen 361021, China)

Abstract: Based on the discourse of the inaugural speeches of British and American political leaders,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use of personal deixis and identity construc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 interpersonal modality and interpersonal modality.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re is a posi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use of person deictic in inaugural speeches in Britain and the United States, the first person and the third person are used more frequently, especially the plural of the first person, which can better achieve the effect of pragmatic empathy and implement the positive politeness strategy. In terms of identity construction, they follow the indexicality principle, positionality principle and relationality principle, showing the following characteristics: in the aspect of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 construction, the single and plural deixis of the first person transform each other, and the same deixis will present different referential meanings. The self – proclaimed deixis actively maintain the intra – group identity. In terms of interpersonal modality, leaders often use short range full exponents to express convergent emotion in personal deictic, and they often match with responsible modal verbs. In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 evaluation, leaders will actively maintain the quality face and identity face management of both parties according to their multiple identities.

Key words: interpersonal pragmatics; personal deixis; identity construction

(责任编辑 陈蒙腰)